

# 中医临证

手记

刘越◎撰



人民卫生出版社

# 中医临证

## 手记

刘越 撰  
刘山雁 整理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临证手记/刘越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5  
ISBN 978-7-117-16907-3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医学-临床医学-经验-中国-现代 IV. 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7448 号

人卫社官网	<a href="http://www.pmph.com">www. pmph. com</a>	出版物查询, 在线购书
人卫医学网	<a href="http://www. ipmph. com">www. ipmph. com</a>	医学考试辅导, 医学数据库服务, 医学教育资源, 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医临证手记

撰 者: 刘 越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9 号

邮 编: 100021

E - mail: [pmph @ pmph. com](mailto: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59787592 010-59787584 010-65264830

印 刷: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张: 12 插页: 4

字 数: 17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6907-3/R · 16908

定 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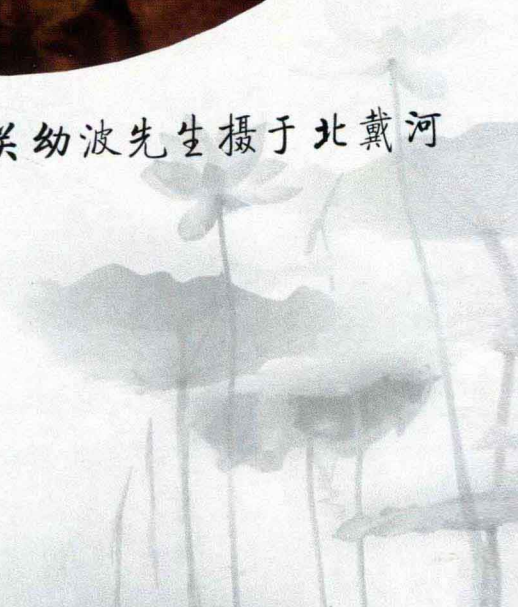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59787491 E-mail: [WQ @ pmph. com](mailto:WQ@pmph.com)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退换)





1991年 作者(左)与关幼波先生摄于北戴河





1991年 作者(左)与贺普仁先生摄于北戴河



刘越

九四海峡兩岸特色醫療交流懇談大會訂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一日在北京中苑賓館舉行。請您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中苑賓館報到。

# 海峽共明月 懸壺濟世人

由九四海峽兩岸特色醫療交流懇談會題

關幼波  
董建華  
一九九四年九月

尚天裕  
王雪苔

傅世垣

九四海峽兩岸特色醫療交流懇談會



袁錫印

趙紹琴  
康有諒

1994年11月应邀参加海峽兩岸特色醫療交流懇談大會。

請東上簽字(左至右):

- |        |     |     |     |
|--------|-----|-----|-----|
| 關幼波    | 董建華 | 王雪苔 | 尚天裕 |
| 傅世垣    | 袁錫印 | 趙紹琴 |     |
| 台北 陳庚申 | 林振昌 | 康有諒 |     |

# 目 录

头痛	1
鸭蛋引起的	4
孕脉	8
说脉	15
张锡纯医法	32
张锡纯脉法	39
张锡纯药法	46
虚邪	51
升降	54
治癌纪(一)	62
治癌纪(二)	68
噎膈与食管癌	75
治病纪	79
《伤寒论》脾胃阴血观	96
张锡纯与《伤寒论》	101
外感病后	121
肝内胆管结石的疑惑	124
痰嗽与饮水法	128

外感病验效方汇 .....	131
环转、运动与平衡 .....	140
行气·意守 .....	140
行气·按摩 .....	147
按摩·经脉的环转运动平衡 .....	158
导引 .....	161
漱津·精津大循环 .....	166
按摩与血管动脉硬化 .....	168
枸杞(全株) .....	174
三七 .....	177
甘草 .....	180
酒醋茶药 .....	183



# 头 痛

她第一次来诊，坐我诊桌旁，说她头疼得厉害，以前也发过，但这次特重，说话声很低，有时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捂着头两侧，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回答我的问话，或只轻声喃喃：“头疼得厉害。”

这种头疼，比身体其他处的疼更难耐受，也必影响到病者的思考和言语，便不再问。

我为她诊了脉：脉象弦滑而紧，两关尤甚。

我看了舌象：舌面红点散布，光亮，病在胃。

我告诉她：紧脉见于尺部沉取，表明宿疾病深，或得于产后受风，头部卫护欠佳，为风吹袭；或睡卧当风，睡卧时近头处若有一小缝隙，因风吹入，即可造成此证；或可得于月经期洗头后，外出为风所吹；或洗头后用湿毛巾裹头，均可致此证。

脉象弦紧，必因寒为患；又弦滑，必痰火相扰。舌象病在胃，病当因饮食伤胃、痰火凝滞而扰动痼疾。

这些，大约她已不能听进去了。她这时唯一的希望和要求，就是能尽快止住她的头疼。

她喃喃低语：“这次太厉害了，我都没法活了。”

她双手抱着头，又说：“实在太疼了，已耐受不了啦。”声音微弱，低沉而缓慢。

我说：“我完全能理解你目前的痛苦，尽量为你解除，要想治疗见效快些，先用针刺治疗。”

她听说要“扎针”，皱着眉头望着我说：“不扎不行吗？我一听说扎针就害怕。”

我解释：“扎针不痛，我们扎针，手法很轻，不会让你感到痛的。”

她仍然说：“我怕。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说：“我们是中医，只有针灸、中药治法；除针刺疗法，其他的治法要慢些。”

她看到躺在诊床上正在行针的一位病人，隔了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说：“那就扎吧！”

她 30 岁，此次与丈夫同来，家中有两个孩子。

这时，丈夫鼓励她：“扎吧！”

她躺在诊床上，嘱咐丈夫：“你回去吧，别到处野，回家看着孩子。”

她或许不愿让丈夫看到她扎针时的情景，也惦记着家中的孩子。

母亲的心，孩子是她心上时时的牵挂。

针后，她说：“也没觉得怎么痛，扎之前害怕，因前次头痛，医生给扎针，用大粗针。”她伸开掌指比着：“这么长，扎进去特别痛，后来还肿起，好几天也没消肿，头还照样疼。从那以后，下决心不再扎针，一提扎针就害怕。若是今天这样扎法，也觉得没什么可怕的。”

这次给她用毫针轻刺，又用梅花针叩打，又给她开了一剂中药：祛风、止痉、理气、化瘀的配方。

次日，又来诊，她说：“昨日扎针后，头疼减轻，到吃中饭时还好，可到下午 2 点，头疼又加重，胃痛也加重，吃的药全吐出，怎么办？”她对吐出的药表示出非常惋惜之情。

她哀伤痛苦地说：“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吃的中药又吐出，是吐病不吐药，药的作用仍然存在，且正与病相搏。”

她的胃疼和头疼，同属“风痉”。这种疼，剧烈而使人恐惧难耐。

这次针后，又给她做了穴位敷贴，用敷贴以巩固针刺的效果；又开了一剂中药，以疏滞解郁。

第三日上午，她来了，说：“昨天回去后，头疼、胃疼都好了。”她脸上有了笑容，又说到此次发病原因：

“我考虑：发病前，曾去北京玩，又吃了辣椒，这次发病这么厉害，就可能和这吃辣椒刺激太厉害相关，以前发病都没这么重。”又追思病因说：

“可能产后头部没包好,受了风,那时也不知注意,哪想到会落下这么个病根。”又问:

“这以后,还会发吗?”她还有心中的疑虑。

我告诉她:“这种病要除根,是很难的,也不是一般的方法和吃药所能达到的。要注意尽量减少发作、减轻发作,倒是可能的。更进一步地治好,也是可能的。”

她问:“那要怎么办?”

我说:“经过几次发病,你已经有了许多对病发作的认识,知道了引起发病的原因,比如受凉、受风、烦躁、上火、劳累和一些刺激性食物、一切特异敏感的食物,都应避免。另外逐渐对头部加强按摩锻炼,用5个手指自前向头后梳,达颈根部,开始可轻用力、次数少些,以后渐用力和增加次数。”我说着,用手比着以手指向头后梳的样子。

她也跟着做了2次,并说:“这倒还容易做到。”面露微笑。

我说:“对此法,不能急于求成,这需要长久的工夫。”

她问:“多久?”

我说:“也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三五年可能是达不到,但做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三五年不行,十年、八年的做下去,你会渐渐有更深的体会的。”

她说:“好,我就按你说的做下去,十年、八年,再多,我也能做到。”

看得出:她心情轻快地离开了诊室。



# 鸭蛋引起的

想吃咸鸭蛋，买了几次，觉得和以前所吃的味儿不同，疑虑就多了：用食用盐腌的？还是用的工业盐？这盐可是要被鸭蛋吸收进去的。又，蛋黄变了样，有的竟如土白色，饲料又有了什么变化吧？又，为了保质期，加了些什么防腐剂？又，为了调味道，又加了些什么“调味品”？这些调味品是天然的，或是“化工制品”？这些莫明其妙的东西，被鸭蛋吸收，再进入人体后，无疑是为害不浅。现代许多奇异的病，或者它们难辞其咎吧？

种种忧虑，纷至沓来，有这些想法的人，应非少数，于是，市场上有了“土法腌制咸鸭蛋”，而这“土法”，是为适应购买者的心理呢？还是真实的传统土法？似也难可信。

诸多思虑之下，决心自己腌制。腌咸鸭蛋也很简单：鸭蛋洗过，晾干蛋皮，开水煮盐化待凉，将罐子洁净后，放入，再加少许白酒，这样腌成的鸭蛋，蛋黄必出油。腌咸鸭蛋一般不必加调料，若加花椒少许亦可。白酒选择要真品。

在住处附近，便有农贸市场，逢“赶大集”之日，总可买到鲜鸭蛋的。但也有讲究：对“饲料鸭”就得多加考虑饲料里有没有添加剂。然，要求得农村“散养鸭”的鸭蛋，也有可能。或许这种散养的鸭子并非经饲料喂养，其实这也多少有些心理的自我安慰和推断。

这日，在农贸市场“地摊”，见一三十多岁妇女，面前有一筐，筐中有鲜鸭蛋，筐后有一四五岁的小女孩在那里守着，和她妈妈并蹲在那里。

这正是我心中想寻求的那种鸭蛋。我站在她们面前问：

“自己家养的鸭子吗？”

女人站起来说：“自己家养了4只鸭子，这是想来卖了，换几个钱。”小女孩手把着筐，一直仰脸望着我们在说话。她大约还不能明白我们谈话的内涵。

女人说，鸭蛋20个，又问：“都买吗？”

我说：“是。”于是给了女人钱，就蹲下拿鸭蛋：一个个由筐中取出，再小心放入我带去的一个提兜里。

这时，小女孩惊慌而疑惑地望望我的脸，又仰脸看看她的妈妈。

我不停地把鸭蛋一个个取出，小女孩就又不断地把她两只瘦弱的小手捂着其余的鸭蛋。小筐里的鸭蛋渐少，小女孩闪动着惊慌的眼神。她的小手，这时捂着筐中最后的4个鸭蛋。她仰起脸，望着妈妈，终于哀声地哭了：

“妈妈——，我们的鸭蛋。”哭声哀怨伤痛，泪珠一串串在脸颊上淌下，嘴里还不停地哀告：

“妈妈——，我们的鸭蛋。”

她已经放弃了手中捂着的那4个鸭蛋。她已站了起来，仰脸向妈妈不停地哀诉。

妈妈安慰她：“别哭，这鸭蛋卖了，妈妈就去给你买糖，买花布，做花衣裳。”

小女孩还是哭诉：

“妈妈——，我们的鸭蛋。妈妈——，我们的鸭蛋。”

我感到这是人间最哀怨的哭声，这是人间感到无助而绝望的眼泪，在这小女孩心上流淌，也在我的心上流淌。

筐中还剩下那4个鸭蛋，我没有再拿。我站起，女人见此情形，和我说：

“家里养4只鸭子，都是她照护着：每天关窝，放鸭子，喂食，都是她，鸭子和她很亲近，一见她到院中，就呱呱地叫着到她跟前。鸭子下的蛋，也是她每天由窝里捡来，都放在屋里一个小木箱里，每天不知把鸭蛋(一个)、(两个)、(三个)用手指点着要数多少遍呢。”

这时，我感到心中酸楚，我也要流泪了，我强作欢颜，对小女孩说：“别哭啊，爷爷逗你玩的。”又说：

“你看，爷爷又把这鸭蛋放回来，爷爷留给你的。”我已蹲下，把鸭蛋

又重新放回筐中。

这鸭蛋是她人生幼小心灵上的希望啊。

小女孩不再流泪，仰脸望着妈妈，妈妈用手抹着她脸上的泪痕。

女人问我：“那你不买了？”

我说：“买，我已经买过了。”她望着小筐里的那20个鸭蛋。

我说：“现在，这些鸭蛋是我送给孩子的。”又和女人说：“这鸭蛋就别再卖了，拿回去，留给孩子吧。给孩子买点她喜欢的，就回去吧。”

女人点头，眼中湿润。她左手提着鸭蛋筐，把鸭蛋用一个布袋盖上，右手拉着小女孩，对我说：

“若不是她常闹肚子，也不会来卖这鸭蛋。有时犯，就总要给她买些小药吃。”

听到“常闹肚子”的话，立刻引起了我的思索，几十年执业医门的生涯，我不由立刻警觉起来，又竟像在诊室里面对患者那样问了起来：“是受凉了吧？”

女人微皱眉头：“也不是，平时没有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说肚子里难受，有时还咕咕响，这就要去拉，过后也会好，可常犯。”

这时我想到：肚子难受，又会响，这原因应和饮食有关，就又问：“吃的不合适吧？”

女人思索说：“农村里，也都是平时吃的那些东西，也看不出和吃的有什么关系。”

我又问：“凉的？热的？”

女人知道我问的意思，说：“农村里，不顾这些，有时凉的热的也吃也喝，也不见咋样，可有时这病突然就来了。”

这时，我想到鸭蛋，便问：“你们也腌咸鸭蛋吃吗？”

女人说：“也腌。有4只鸭子，家里咸鸭蛋是常有的。”

这时我的思索中闪起一道光亮，问：“孩子也吃咸鸭蛋吧？”

她略微显出笑容答：“那是了，鸭蛋黄多是给她。”

我又问：“你家常吃红薯吗？”

她似有些疑惑不解地说：“红薯是这里人家都常吃的，我家当然也是。”



我又问：“那吃咸鸭蛋的时候，同时吃过红薯吗？”

她似在思索地答：“有吧？有时饭桌上有咸鸭蛋也有红薯。怎么？这不对了？”

我说：“可能毛病就在这里。这咸鸭蛋是不能和红薯同时吃的，吃了就会出毛病。”

她说：“还有这样一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哪里会知道这些，反正能吃的就吃，怎会知道不能同吃呢。你这么一说，才知道这孩子的病就出在这上面了，以后可得注意呢。这回好了，不然，还不知道要闹到哪一回呢。”

这是她朴素纯真的心声。

她左胳膊腕上挎着装鸭蛋的小筐并用手扶着，右手拉着小女孩。我望着她们的背影，渐渐在市场内往来的人群中远去。

食物相克之说，是来自传统的生活经验，而其中有的仍未能为人们知晓。如鸭蛋与红薯相克，就不是吃鸭蛋的人都知道的，而这两种食物，在进食时遭遇的机会也比较多。

鸭蛋和红薯相克，不宜同食，而鸭肉也与红薯相克，不宜同食。以前，市场上鸭肉不普遍，吃鸭肉的人不多；现在，由于人们对鸭肉营养的认识渐增，鸭肉类市场供应渐多，人们食用也渐多。当此之际，当餐桌上有了鸭品食物时，就不要忽略了红薯在餐桌上的存在。因红薯食用也较普遍，就要小心鸭肉和红薯同食相克的危害。

食物之间相克，多发生在动物类食品与植物类食品同食，尤以水产品与菜蔬相克为多，如蟹、螺、鳙、鲭、鳝、鲫、鳗、蛤、虾、河豚等，又如猪、牛、羊、狗、鸡、鸭、雀等为次。遇有此类食品时，即应小心其与菜蔬及果类（如李、瓜、石榴、蒜、木耳、橘等）食物相克。

又屡见有肾炎病患者，其中多有进食牛肉韭菜馅饺子或包子的常行经历，后，亦见其病丧于此。而这些人又多命丧于肾病。常食牛肉共韭菜者应谨慎。又，羊肉与韭菜之间亦应有避讳。

或谓：鸭蛋和红薯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有害作用机制？又，牛肉和韭菜同食，又是怎样的？

这应是另一个范畴。

对这样的事，须我们谨慎应对。谨慎是有益的、无害的。

# 孕 脉

诊室窗台上，摆着一盆“万年青”，翠绿的叶片舒展，深红的花朵挺立，我向窗望去，会看到它，也会看到窗外波澜壮阔的大海无涯。

已到下班时，诊室已没有患者，我整理着诊桌上的书纸物件。

这时，进来一男一女，都三十多岁的样子。女人手中拉着一小女孩、约五六岁，二人坐在我诊桌旁。男人对我说：“她胃痛，不想吃饭。”

我点头说：“好，看看。”

我来到这滨海的企业职工医院不久，企业有职工数千，他们是我第一次见。男人面容清瘦黝亮，是历经风日吧；女人则脸颊微瘦，疑虑的目光，显露着忧郁的病容。女人把站着的小女孩搂在胸前。小女孩惊疑好奇的眼看着我，显露着生疏而拘谨。

自他们进门来，我打量着女人的面容行止，知她为看病而来。望诊，这是面对患者时接诊的第一步功夫，尽量以此感知其体内病变：面色、目光、动止，无不示征病患。

我望着女人问：“病多久了？”这是接诊的第二步。我是这里中医科的中医，问诊是不可少。

而当患者一走进诊室的门，医者所见所得印象，心中应是已有了感知。由所见而有所感，心中已有所知。

中医界前辈们的德操，中医大家，都曾告示我们：这第一感知，对医者是最为重要的，常是：当第一眼看到患者时，医者的的心中，已掠过这样的思维活动：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病人？

患者已病了多久？

患者的病位在哪儿？五脏？六腑？肢节？

患者的病是怎样得的？七情？六淫？因于内？因于外？

患者已有怎样的治疗过程？对来此就医有怎样的信心？有疑虑吗？

而接诊的医生，经过这“第一眼”的感知，对上面这些思考，已有了初步的答案。

这样的答案是怎样得出来的？是看到面容的色、泽、润、透，表、里？还是感受到患者目光所散射出来的话语？这目光，无疑是在叙说着患者内心深处；展示着身体的全部“家底儿”，肢体的、脏腑的、情志的、水、火、阴、阳。而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目。这无异于人的一部“说明书”，可见的以至那些不可见的，可寻的，不可寻的，均可获悉。

这样的答案，并非空穴来风，但也并不像“几何学”那样具有“因为”、“所以”的逻辑可以因循。这是两者心灵碰撞的感知，有可见的，也有不可见的。

中医临诊，经长期这样的磨炼，反复印证、浸融、提纯，而建立起自有特色的方法论，形成自己的方程式。在这始一接触患者，在这望诊的闪念中，对病情约已得十之六七，或达十之八九；病情、病证，甚至用药及预见的效果，患者须经治多久，能治好到什么程度，都会因这望诊对患者的始现，而在医生的心中、意识中出现，又并非用“意”，而是自然的了。

这时我已感到女人病不在“胃”。

男人微侧着脸望着女人说：“有几个月了吧？一两个月？”似向女人征询。

女人对我似望非望地微点一下头，表示认同。

我问：“大便怎么样？正常？”因诉胃痛，食欲差，对大便情况也是应问的。

女人又微点头，眼光对着诊桌。

我感到女人不爱说话，对“大便”之类的问话，可能难于表述，但点头，应表示正常，也就可以。

我又问：“以前有胃病吗？”对胃病，是新病？或是旧病？也应在问诊中获知，由此可进一步理出病因：饮食？情志？或起居？